

時文
天下

何建明 鐵本 共和國告急

何建明◎著
時代文藝出版社

文學是抱利器
她為正義而戰
何建明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共和国告急/何建明 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6. 1

ISBN 7-5387-2056-1

I. 共... II. 何...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5377 号

共和国告急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 130021
电 话	总编办: 0431-5638648 发行科: 0431-5677782
网 址	www.shidaichina.com
印 刷	北京民族印刷厂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开 本	660×960 毫米 1/16
字 数	337 千字
印 张	19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作者简介

何建明，当代著名作家。江苏苏州人。研究生学历，1976年1月至1989年在部队工作，转业后在中央某报社当记者、编辑。1992年至1995年，任《新生界》文学杂志主编，1996年初调《中国作家》，工作至今，先后任总编室主任、副主编、主编。

系两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者，五次全国报告文学奖获奖作者，国家图书奖和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获得者，全国劳动模范。出版著作32部，电影电视6部。

主要作品有《共和国告急》、《中国高考报告》、《落泪是金》、《根本利益》、《部长与国家》等。

天時
下文

何建明读本
共和国告急

文学是把利剑
她为正义而战
何建明

目 录

共和国告急

走过血腥的数字之路 / 3

引 言 / 47

第一章 走入野性谷 / 50

第二章 矿山大割据 / 60

第三章 金钱王国里的朝圣者 / 92

第四章 失衡的天平 / 107

第五章 母亲呼唤良知 / 114

愤怒的小秦岭

引 言：挥泪出古关 / 127

第一章 恶虎与奇案 / 128

第二章 迷乱的法律战 / 145

第三章 小秦岭在疾呼：请以金山的名义 / 152

生死一瞬间

引 言 / 159

上 部：龙国悲壮篇——突飞中的陷落 / 160

第一章 ‘8·16’惨案与宝成铁路 / 162

第二章 红河水为什么这样红 / 165

- 第三章 上帝惩罚“天府国” / 168
第四章 长江断流日 / 171
下 部：阳光黑洞篇
——未来，一个巨大的“？” / 175
第五章 高楼与地穴的暧昧 / 176
第六章 幸福之源 = 罪恶之源 / 181
第七章 世纪末的课题：
求生，从眼前和身边做起 / 1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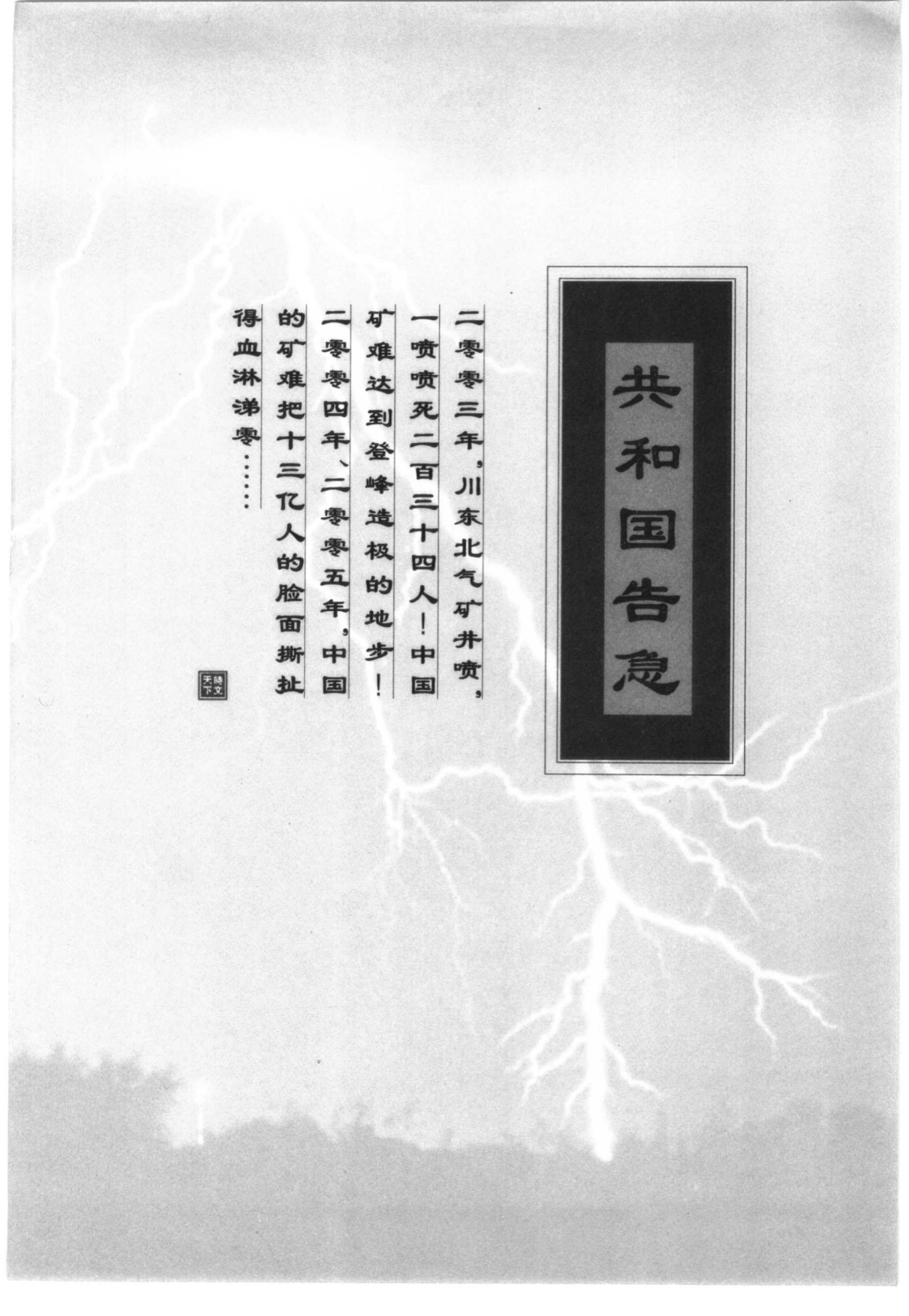
告别帐篷部落

- 引 言：部长被劫与落空的集资 / 193
第一章 并非荒诞的年轮 / 196
第二章 血路 / 206
第三章 告别帐篷部落 / 223
第四章 期待回归 / 245

本世纪告别愚昧

- 引 言：“神”与“鬼”的对话 / 255
第一章 野火燃焦的山谷 / 260
第二章 向野蛮宣战 / 262
第三章 文明的历程 / 270
第四章 世纪丰碑 / 284

后 记 / 290



共和国告急

二零零三年，川东北气矿井喷，
一喷喷死二百三十四人！中国
矿难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二零零四年、二零零五年，中国
的矿难把十三亿人的脸面撕扯
得血淋淋……

走过血腥的数学之路 >>>

也许今日中国还没有哪一件事能像频频而发的矿难让国人感到悲愤与百思不解！也许今日中国还没有哪一件事能像矿难那样让中国高层领导们感到头痛和焦虑！成批成批的血淋淋的人民的生命隔三差五地从我们身边惨痛地倒下，这种滋味凡是有良知的人都是无法接受的，可我们几乎每星期都要承受如此一场灾难（据报道目前各地频繁出现的特大矿难平均5-7天就有一起）……矿难是一种国痛，国痛伴随的是国耻！

我们在享受着无比的国家强大与繁荣幸福和美好的同时，矿难这个妖魔则在无情地吞噬和削弱着我们的这种幸福与美好……

新闻和电视上给我们留下许多这方面的痛苦报道与记忆。大家自然不会忘记，2004年元旦的那天，国家总理亲赴陕西铜川陈家山矿区，他在刚刚经历了夺去166名矿工生命的大劫难的遇难者、陈家山矿副总工程师牛铁奇家流下了悲痛的泪水，并再三叮咛当地政府官员和矿领导们：不能再让这样的悲剧发生，要怀着对矿工负责、对人民负责和对后代负责的态度。

一次矿难，就有166个鲜活的生命在瞬间消失在我们同一世界里，这是多么的不能容忍！国家总理在新年元旦到矿区慰问，足见党和政府对这起矿难的重视。总理的流泪和再三的叮咛，又足见我们的国家领导是多么的不再希望看到如此反复频繁的国耻灾难！然后这样的国耻灾难犹如无法阻拦的野火在肆无忌惮地狂烧、狂奔……

仅在总理面对矿难殉难者流泪的一个多月后的2005年新春佳节期间，又一起比陕西陈家山矿难更大的国耻矿难发生了：辽宁阜新矿业集团所属的孙家湾矿传来特大灾难，214名矿工遇难！

214人啊！尸体停放在地面上，整整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的面积呵！这样的灾难，已经不能用“特大”来形容了，而应当用“超级”两字。超级的灾难！超级的国痛！

国人真的不能接受这样接踵连三的国痛与国耻!

阜新孙家湾矿难发生于2月14日,这一天正值我国春节的大年初六。“六六顺”,中国人对这样的日子特别迷信,全国上下的百姓都喜欢把来年最美好的希望与寄托之情放在这一天,于是这一天里办喜事、走亲戚的人也特多,人们的脸上无不挂着喜色,仿佛这一天是一年365天中最舒畅和最幸福顺当的日子。

这一天还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世界“情人节”。

中国人特别是生活在底层的人并不太知道这一天还有这么个充满情调的节日,然而孙家湾的那214名矿工的家属们在这一天里几乎每个人都在期待自己的爱人能早一点回家团聚和吃一顿热喷喷的年夜饭。这一天,在孙家湾的那214名矿工家属和他们的孩子与亲属心里,何止是她们期待中的“情人节”,那是“亲人节”,那是“骨肉节”,那是“生命与亲情共荣共耻共存”的节日。但,可恶的矿井下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彻底地葬送了她们和他们的这样的节日!

新春“六六顺”和“情人节”成为214个矿工家庭的灾难日!毁灭性的灾难日!

痛,流血的痛!痛,彻骨的痛!痛,无法拯救的痛!

这一天全世界的情人们都在温馨缠绵地拥抱温暖和爱情的节日里,阜新孙家湾的214个家庭则在痛不欲生之下去接受死神夺走亲人的残酷现实。那几日里,据说孙家湾附近的山头上,每晚天泣鬼哭,情景十分恐怖。而有目睹者亲闻,足有数十位矿难的死者家属当场昏晕过去被送至医院抢救。而在停尸场上那一幅凄惨之景谁见谁都会泪流满面……“可我哭不出来,214条人命啊!过去我们在战场上打仗我都没见过一下子有这么多人命归西天的事……”一位老抗联战士悲愤地说。

阜新孙家湾矿难的消息传到中南海后,中央领导如何情景我不得而知,但我知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等立即批示,要求以一切可能抢救遇难矿工并妥善安置好死者的后事。国务院和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的领导当日赶到事故现场。然而,面对一具具从地狱深处拉出来的冰硬的矿工尸体,中央的高级官员们除了心痛,便是不停地唉叹和摇头,似也再无回天之力。

主管安全生产的辽宁省副省长刘国强后来成了全国矿难事件中第一位被停职反省的省级高官。

关于矿难,我早有动意要写,而沉滞一年后我正准备动手时的刚刚前两天——2005年11月27日,又一起震惊全国的特大矿难出现了:黑龙江七台河东风煤矿煤尘爆炸,161人遇难,仍有10人下落不明(通常下落不明者基本无生还可能)。

161人哪！这是怎么啦中国的矿难！你真够把中国人的脸面丢尽了！难怪国家安监总局局长在责问七台河东风矿的矿长时气得直哆嗦：“你们连民营煤矿主都不如！”七台河东风煤矿是国家大型煤矿，年产能力高达五十万吨并连续三年被黑龙江省评为“明星矿”的国有大矿，它的矿难之惊人也太让国人心寒！

2005年的“11·27”，是中国的又一个国难。一年前的“11·28”，是让温家宝总理流泪的陕西陈家山矿难的日子。矿难如此多，如此大，中国太痛了！痛得几乎让人麻木！

七台河矿难发生之日，遇难矿工丁文昌的妻子王萍当晚就开始蹲守在丈夫下井的那个井口，滴水未进，但眼里的泪水却从未断过，并在寒冷的荒野结成冰串……丈夫永远不会再挂着笑脸从井口走出，他这回是被四个抢救人员用一只装尸的塑料袋抬出来的。那身体早已冰硬，脸上是痛苦之状。面对丈夫，王萍当场昏死过去，可这时的家里有86岁的老母亲和两个上中学的孩子正在等她 and 丈夫呢……

中国矿难呵，我不能不拷问你了！而当我拷问你的那一刻，立即呈现在我面前的是一条恐怖的带血之路——

新世纪初始，贵州六盘水木冲矿2000年“9·27”矿难，一次死亡人数162人，从此拉开了中国矿难高潮，而在这之前该矿就已有过一次死亡84人的大事故。

2000年9月27日晚8时半左右，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矿务局属下的木冲沟煤矿（排名江南第四的国家级年产百万吨大矿）井下发生特大瓦斯爆炸，并即时引发煤尘爆炸。当时的井下巷道立即被炸毁近三分之一，几乎所有的巷道支撑工字钢全部被炸塌，继而无数井下巷道发生大面积冒顶塌方……“不得了啦！快逃命呀！”不知谁第一个绝望地嚎叫了一声，于是整个矿井乱成一片，但一切已晚，如天崩地裂的倒塌就在瞬间发生了！

正在中班下井的244名工人全部被埋在矿井之下，据当时参与井下抢险的多组工人说，除了事发当天救出的那83名幸存工人（其中3人入院后因伤重不治身亡）外，他们以后在井下找到的“失踪人员”，没有一个是活着的！此消息为一直参与事故善后医疗救援的六盘水市第一人民医院外科医疗小组证实：他们自28日上午赶到事故现场以来，没有收治过一例幸存者……这便是震惊中南海的贵州六盘水“9·27”矿难的现场情景。

这是新世纪中国的第一个特大矿难，它像一具丧钟敲响了本世纪

中国矿难的序曲,从此开始的中国矿难就没有停止过,且呈越演越烈之势。

六盘水市的木冲沟煤矿处在大山深处。据矿工说,这里晴天时一路尘土飞扬,雨天时泥水成塘,自然条件极差,治安也很差,常常有歹徒趁乱抢劫,可见矿山地区的管理乱到了什么程度!所以矿上出事,对他们来说并不为奇。

“9·27”事故发生第二天,时任国家经贸委主任的盛华仁一行10余人,专程从北京赶到了水城矿务局木冲沟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善后处理和事故调查工作。9月29日,国务院副秘书长石秀诗等也受朱镕基总理之托,专程抵达木冲沟矿亲自组织指挥抢险。然而此时抢救已晚,矿上组织了几百人的抢险队员,基本收获不大。在爆炸发生前不久,木冲沟矿巷修工队在井下做了一个瓦斯探向,显示在41116工作面有瓦斯弥散出来;事故发生时,巷修工队大多数人恰好在离井口较近的41114工作面运送中采支架,所幸人员呈散开状,才没有导致“全军覆没”。队长黄绍杰的妻子劫后余惊,说:“当时我老公要是再偏20米,就没命了!因为那就正当主巷道爆炸的冲击波。他和几个队员正好在侧巷道,万幸避开了才保得一条命。”

遇难工人李曹康家就住在矿井附近,他的妻子说那时她想起出事前几天丈夫对她说:“不想下井了,井下这几天好危险,瓦斯浓度太高,矿上一直没人来管。”出事那天矿上终于派人下井排瓦斯去了,但没按安全规定清出所有井下作业工人,结果就是刚刚下去人排瓦斯不久,就发生了瓦斯爆炸!她说要是早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全家不吃不喝也不要丈夫下井啊!

到9月30日晚止,贵州有关方面对外发布的消息说,“9·27”井下瓦斯爆炸惨案发生时,下井的中班当班总人数为244人,死难53人。除了已经救出的伤者、生还者83人(其中3人已证实入院后因伤重死亡)以外,其余的一百余名工人暂列为“失踪人员”。在矿难中,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外交辞令”。其实谁都清楚,凡“失踪”者几乎都基本上可以说就是死亡者。矿难总是这样残酷。

应该说,木冲沟矿在上级的督促下,后来的抢险工作是全力以赴的,因为有关部门下过一道死命令:凡不下井者,干部就地免职,工人立即开除。所以水城矿务局紧急抽调属下多个煤矿的矿山救护队、井下施工工人、井下专用设备,支援木冲沟煤矿。在此次事故中伤亡惨重的木冲沟矿巷修工区队,当班时共有54人在井下,爆炸发生后33人在事故中死亡,幸存的21人中有2人受伤,其余19名没受伤的幸存者,在返回地面数小时后重新下井,成了事故的救援者。9月29日,有记者守候到早班抢险队在天近黄昏时走出矿洞,现场进行采访。这些浑身

布满黑煤尘、已疲惫不堪的工人透露说,这批失踪人员中已有不少于60人的尸体已经在下班前被找到,运送到距洞口很近的地方停放。工人们说,这是上面领导考虑到前一天的“教训”而特意安排的。在前一天即9月28日下午,首批被找到的36具遇难者尸体被运出了矿洞,结果招来数千人围观,由于大多数尸体都被烧成焦炭状,家属哭天喊地,很难确认谁是自己的亲人。所以29日找到的28名死者尸体就没有再运出洞口,停放在井下离井口不远的地方。有关方面答复家属要求辨认亲人时说,将要对遗体进行处理后再行辨认……这是一幕最揪心的场面。但按规定必须要做。

30日后半夜,抢救工作基本结束,原本停放在巷井出井口附近的数十具尸体,被通过井下运输大巷秘密转运至距木冲沟矿几公里远的甘田坝医院,停放在医院大礼堂中。据当时现场的医护人员说,28日、29日两天在事故接待处,不断有遇难者家属从各地闻讯赶来,数十名遇难者家属因悲愤过度而当场晕倒在矿井前,那情景人们至今记忆犹新……

矿山救护队工人分析事故原因说,导致井下浓度已经很高的瓦斯突然爆炸,很有可能就是在排瓦斯时机器产生了火花而引致瓦斯爆炸。他们分析了瓦斯爆炸的三个必要条件:首先瓦斯浓度要达到可以产生爆炸的程度;还要与空气中足够的氧气混合;遇明火、静电火花、撞击产生的火花等才能引发瓦斯爆炸,缺一不可。排瓦斯首先要用通风机送风,这样就有了产生爆炸的两个必要条件——高浓度瓦斯气体加上足够的空气氧分,然后不论井下何处产生火花或是静电、镢锹碰击煤石、金属产生的火星,都足以引发瓦斯爆炸事故!木冲沟矿的162条活脱脱的生命就在一声巨响中倒下了,永远地埋在了这块苍凉的土地里。

木冲沟煤矿早在1983年3月20日就发生过一次惨痛的特大瓦斯爆炸,导致84名矿工死亡。而钱祥芬就是当年的受害者,她丈夫王明学时年33岁,死于事故。现在又轮到她的另一亲人了——她抱着已经披麻戴孝的甥外孙小郭亚,这是她亲姐姐的外孙。钱祥芬说,小郭亚的父亲郭光伟已证实死于此次事故,妈妈(生母)又早在去年跑去了广东打工,不知下落,一直带他的奶奶又在去年底去世,这下这孩子真成了孤儿。

三年后的2003年7月下旬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六盘水木冲沟“9·27”瓦斯煤尘爆炸特大事故一案作出终审裁定:维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6名责任人犯重大责任事故罪,分别领刑2至5年。他们分别是原木冲沟煤矿副总工程师冯平,副矿长徐世松、金世成,安检员张金泉,原大湾煤矿救护中队党支部书记张家文、中队长王佳顺。这几位矿领导,对本矿发生瓦斯煤尘爆炸重特大事故,造成井下作业工人

162人死亡,37人受伤(其中重伤14人),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227.22万元的责任还曾几度不承认。因此使官司拖了三年之久。这几位矿头似乎觉得自己有点“冤”,但他们不知想过没有,就在他们的手上,那162条生命就这么不值钱?

新世纪来临前的2000年似乎向中国矿山预示着什么。矿难事故频频在中央电视台上曝光。除木冲沟矿的一次162条人命被无情夺去之外,这年的九月份起,另有4起特大矿难也令人触目惊心,它们分别是:

9月1日的黑龙江省双鸡山矿务局东保卫矿瓦斯爆炸事故,死亡14人;

9月5日的山西省大同煤矿集团公司永定庄矿瓦斯爆炸事故,死亡31人;

11月4日的吉林省辽源矿务局西安矿回采区小井瓦斯爆炸事故,死亡31人;

11月25日的内蒙古自治区大雁煤矿公司二矿瓦斯爆炸事故,死亡51人。

12月3日的山西河津市天龙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死亡48人。

2000年中国煤矿企业事故死亡人数达5798人,另加4000余人其它矿山事故的死亡者,总数超过万人。

悲惨事件的记忆总是痛苦的,但痛苦的记忆又怎能忘却?

这是笔者拾零到当时“11·25”大雁煤业公司第二煤矿爆炸事故发生后,两名记者纪录的矿山幸存者的几个片断:

——48岁的623队采煤段段长姜志林是救护队12月1日在井下泵站位置发现的第一位遇难者,也是这次爆炸事故中51名遇难矿工里工龄最长、职位最高的。昨天中午,在姜志林简朴的家里,记者再一次体味了生离死别的人世悲情。家庭“支柱”倒了,经济来源断了,姜志林家中的“天”也塌了。17岁的姜青元、19岁的姜青颜,这一双儿女早已欲哭无泪,而姜志林的老伴自从知道这个噩耗,就一直卧床不起。

——38岁的矿工胡树海现在还埋在井下,在胡家门口,记者遇到刚刚外出回来的胡树海的二哥,他从照相馆回来,手中抱着弟弟的大幅遗像。他说:“虽说人还没找到,可我当过矿工,我知道没希望了,还是提前准备吧。现在大部分家属都是这么想的。”

踏着厚厚的积雪,顶着刺骨的寒风,想着井下的遇难矿工和他们的家属,记者的心觉得好冷,好冷……

——11岁的周新宇看上去没有一点笑脸。最近几天,早晨起来,他总是呆呆地在炕上坐上几分钟,好像等待着什么。从小,早晨起来,新宇的爸爸总要与儿子“疯”玩一会儿,然后再去上班。可现在已经8

天了,小新宇却一直没能再见上爸爸一面。事实上,自从11月25日内蒙古大雁煤业公司第二煤矿发生井下特大爆炸事故后,小新宇的这个生活习惯将不得不彻底改变。爆炸中,二矿623采煤队1班33人全部被困在井下,其中就有小新宇的父亲周士军。他们几乎没有生还的希望。人们仍然在等待,希望奇迹的出现,然后奇迹却没有出现。

——623采煤队办公室墙上贴的出勤登记表上,1班工人的出勤日期被延后了两天,好像他们还在干活。小新宇在日记中写到:“我的爸爸在井下带了烙子,一天吃一口,不会有事的。”出事那天是星期六,周士军摁住了要起来给他做饭的妻子,想让她“多睡一会儿”。自己从家里拿了一点儿钱,说上街买一个烙子就行了。“那天早晨,我要是能给他做上一顿早饭就好了。”周士军的妻子李淑贤总是哭着对别人这样说。11月25日,是623队在井下采煤的最后一天。早晨6时,2班班长钱兴平就起了床。刚刚做完人工流产的妻子白玉莲劝他请个假,陪陪自己。可钱兴平说:“过了今天,我们这些弟兄还不知道去哪儿呢。我得带好最后的一班岗。”在家里“少言寡语”的钱兴平,在班上也干得多、说得少。在那张还贴在墙上的出勤表上,显示出他11月份的工作量是3639分,排在全班的第二。白玉莲从小壁柜中拿出一个旧公文包,翻开一个证书,上面写着:“在九八年度采煤技术比武中荣获第一名”。“这几天,我一晚上醒来好几次,总觉得他推门回来了。”白玉莲说这话的时候,她11岁的女儿钱丹躲在妈妈的身后抹起了眼泪,没哭出声来。

——每一个被困工人的家里,都挤满了闻讯远路赶来的亲戚。在一天天的等待过去之后,他们“心虚”了起来,开始担心自己的姐妹、晚辈及其子女,今后的路将怎么走。矿工张志福的舅舅流着眼泪对记者说“可怜志福这孩子,结婚还不到两年……”25日,27岁的张志福吃了早点,高高兴兴地去上班了。“那天,矿里说要发工资。我们家境一直不是太好,去年,我小弟盖新房借了亲戚朋友不少钱,他总想能多挣点儿钱,把借别人的钱早点儿还上。”张志福的大哥张志国说。大雁煤矿采煤工人的家里,大多仅有一人挣钱养家糊口。失去丈夫的家庭,就像“天塌了”一样。在此次事故中,张志国的两个弟弟都被困在井下,等于张家一下失去了两个儿子。技校毕业的张志福,最初在服务队工作。可为了多挣点儿钱,他调到了623队。“我这个小兄弟平时也就好看个书。他总想多懂点知识,在岗位上干得更好一些。”张志国含着眼泪对记者说。就在去年,张志福盖起了新房,成了家。可这新房,两层玻璃的窗户只安了一层玻璃;两间屋子隔墙上部的玻璃窗,也没有安上玻璃。“他说了,等今年过年就把这些全部收拾好。我还等着他和7个月的女儿照一张父女像呢。”他的妻子揉着眼睛对记者说。

37 位被困工人的家属,也在这样无望地等待着。

2000 年,这样失去亲人而在苦苦等待又无望的矿工家属仅煤矿企业就有上万个,因为这年全国煤矿企业的事故死亡人数就达 5798 人,另加 4000 余人其它矿山事故的死亡者,总数超过万人……

这一年,顺便还有几组震惊全国的死亡事故数字:

河南洛阳东都商厦火灾,死亡 309 人;

四川合江县榕山建筑公司“榕建”轮沉船,死亡 130 人;

广西柳州一公共汽车翻车,死亡 79 人;

河南焦作一影院火灾,死亡 74 人;

新疆一车辆爆炸,死亡 73 人;

武航 3479“运 7”飞机坠落,死亡 43 人……

铁院总理刚刚签署“严办”命令,得到的一份“见面礼”竟是又一起死亡 48 人事故报告。2001 年,广西南丹“7·17”矿难死亡 81 人,仅隔几天渝州“7·23”矿难死亡 92 人……本年度,中国矿工企业共发生伤亡事故 11402 起,死亡人数总计 12554 人!

2001 年到来了,这是新世纪的第一年,人们期待喜事多一些,但在中国的矿山,其死亡的噩耗却丝毫没有减少,反而更加惨烈。

我手里有一份国家安全生产《2002 年 1—2 月国内矿山事故》通报,上面这样记录着:

1 月 5 日,广西来宾县三五乡泡水煤矿透水事故失踪 21 人;

2 月 3 日,河北峰峰矿务局二矿瓦斯爆炸死 4 人;

2 月 5 日,贵州节毕地区宏兴煤矿瓦斯爆炸死 10 人;

2 月 7 日,贵州黔南全达煤矿瓦斯爆炸死 4 人;

2 月 9 日,贵州节毕地区黄泥田煤矿瓦斯爆炸死 18 人;

2 月 12 日,湖南郴州山门水煤矿瓦斯爆炸死 5 人;

2 月 15 日,内蒙古风水沟矿冒顶死 3 人;

2 月 16 日,新疆阜康四工河煤矿瓦斯爆炸死 4 人;

2 月 17 日,贵州黔西南麻地煤矿瓦斯爆炸死 6 人;

2 月 18 日,陕西安康个体煤矿透水死 6 人;

2 月 22 日,贵州安顺肖家村煤矿瓦斯爆炸死 10 人;

2 月 22 日,湖南涟源煤矿瓦斯爆炸死 21 人;

2 月 22 日,新疆阜康煤矿顶板冒落死 11 人;

2 月 28 日,湖北叶家岭煤矿瓦斯爆炸死 8 人;

正是一个开门“红”——血流满地的“开门红”！

诸君会发现，这份“死亡名单”中有同一矿连续出现几次死亡事故的，也有同一天里发生多起死亡事故的，而且据我所知，像这样的官方统计数字里还不包括大量的个体煤矿和其它矿山事故。那么据此推理，中国的矿山事故每天都有、每天都在流血——这样的结论并非骇人听闻。

共和国开始告急。

一年一度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人民代表议论“矿难”的事与议论经济发展和“三农问题”出现了同样的激烈与热烈。2001年4月21日，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签署命令，发出了国务院第302号令——《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这项国务院令的目的就是“为了有效地防范特大安全事故的发生，严肃追究特大安全事故的行政责任，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而制定的。明确规定了地方人民政府主要领导人和政府有关部门正职负责人要对特大安全事故的防范、发生负责，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本规定的规定有失职、渎职情形或者负有领导责任的，将依照本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玩忽职守罪或者其他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些特大安全事故中“第五条”就是针对“煤矿和其他矿山特大安全事故”的。“规定”第一次把重大安全事故的责任落实到了“责任追究制”。它其中有两条规定特别引人注目：一是对“市（地、州）、县（市、区）人民政府依照本规定应当履行职责而未履行，或者未按照规定的职责和程序履行，本地区发生特大安全事故的，对政府主要领导人，根据情节轻重，给予降级或者撤职的行政处分；构成玩忽职守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另一条是对“发生特大安全事故，社会影响特别恶劣或者性质特别严重的，由国务院对负有领导责任的省长、自治区主席、直辖市市长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正职负责人给予行政处分”。同时“规定”指出了特大安全事故发生后，有关县（市、区）、市（地、州）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和时限立即上报，不得隐瞒不报、谎报或者拖延报告，并应当配合、协助事故调查，不得以任何方式阻碍、干涉事故调查。如果“特大安全事故发生后，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及政府有关部门违反前款规定的，对政府主要领导人和政府部门正职负责人给予降级的行政处分。”该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这是铁腕总理朱镕基的作风。但朱总理也许不曾想到，就在他签署命令的同一时间，又一份来自陕西省的特大矿难事故报告送到了他的办公桌。

上午10时许，当秘书小心翼翼地将“事故报告”递到他手里时，这位铁腕总理脸色铁青，双手微微颤抖地说了一句：“这是怎么回事？”